酉陽雜俎/卷八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酉陽雜俎

◀上一卷

卷八　黥　雷　夢

下一卷▶

黥

上都街肆惡少，率髡而膚　，備眾物形狀。持諸軍張拳強劫（一曰“弓劍”），至有以蛇集酒家，捉羊脾擊人者。今京兆薛公上言白，令裏長潛部，約三千余人，悉杖煞，屍於市。市人有點青者，皆炙滅之。時大寧坊力者張　，　左膊曰“生不怕京兆尹”，右膊曰“死不畏閻羅王”。又有王力奴，以錢五千，召　工可胸腹為山亭院，池榭、草木、鳥獸，無不悉具，細若設色。公悉杖殺之。

又賊趙武建，　一百六處，番印盤鵲等，左右膊刺言：“野鴨灘頭宿，朝朝被鶻梢。忽驚飛入水，留命到今朝。”又高陵縣捉得鏤身者宋元素，刺七十一處，左臂曰：“昔日已前家未貧，苦將錢物結交親。如今失路尋知己，行盡關山無一人。”右臂上刺葫蘆，上出人首，如傀儡戲郭公者。縣吏不解，問之，言葫蘆精也。

李夷簡，元和末在蜀。蜀市人趙高，好鬥。常入獄，滿背鏤毗沙門天王，吏欲杖背，見之輒止。恃此轉為坊市患害。左右言於李，李大怒，擒就廳前。索新造筋棒，頭徑三寸，叱杖子打天王，盡則已，數三十余不絕。經旬日，袒衣而歷門叫呼，乞修理功德錢。

蜀小將韋少卿，韋表微堂兄也。少不喜書，嗜好　青。其季父嘗令解衣視之，胸上刺一樹，樹杪集鳥數十。其下懸鏡，鏡鼻系索，有人止側牽之。叔不解，問焉。少卿笑曰：“叔不曾讀張燕公詩否？‘挽鏡寒鴉集’耳。”

荊州街子葛清，勇不膚撓，自頸已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詩。成式常與荊客陳至呼觀之，令其自解，背上亦能暗記。反手指其　處，至“不是此花偏愛菊”，則有一人持杯臨菊叢。又“黃夾纈林寒有葉”，則指一樹，樹上掛纈，纈窠鎖勝絕細。凡刻三十余處，首體無完膚，陳至呼為“白舍人行詩圖”也。

成式門下騶路神通，每軍較力，能戴石簽匕六百斤石，嚙破石粟數十。背刺天王，自言得神力，入場人助多則力生。常至朔望日，具乳糜，焚香袒坐，使妻兒供養其背而拜焉。

崔承寵，少從軍，善驢鞠，豆脫杖捷如膠焉。後為黔南觀察使。少，遍身刺一蛇，始自右手，口張臂食兩指，繞腕匝頸，齟齬在腹，拖股而尾及骭焉。對賓侶常衣覆其手，然酒酣輒袒而努臂戟手，捉優伶輩曰：“蛇咬爾。”優伶等即大叫毀而為痛狀，以此為戲樂。

寶歷中，長樂裏門有百姓刺臂。數十人環矚之。忽有一人，白襴屠蘇，頃首微笑而去。未十步，百姓子刺血如衄，痛若次骨，俄頃出血鬥余。眾人疑向觀者，令其父從而求之。其人不承，其父拜數十，乃撚撮土若祝：“可傳此。”如其言，血止。

成式三從兄遘，貞元中，嘗過黃坑。有從者拾髑顱骨數片，將為藥，一片上有“逃走奴”三字，痕如淡墨，方知黥蹤入骨也。從者夜夢一人，掩面從其索骨曰：“我羞甚，幸君為我深藏之，當福君。”從者驚覺毛戴，遽為埋之。後有事，鬼仿佛夢中報之。以是獲財，欲至十萬而卒。

蜀將尹偃營有卒，晚點後數刻，偃將責之。卒被酒自理聲高，偃怒，杖數十，幾至死。卒弟為營典，性友愛，不平偃。乃以刀鍥肌作“殺尹”兩字，以墨涅之。偃陰知，乃他事杖殺典。及太和中，南蠻入寇，偃領眾數萬保邛峽關。偃膂力絕人，常戲左右以棗節杖擊其脛，隨擊筋漲擁腫，初無痕撻。恃其力，悉眾出關，逐蠻數裏。蠻伏發，夾攻之，大敗，馬倒，中數十槍而死。初出關日，忽見所殺典擁黃案，大如轂，在前引，心惡之。問左右，鹹無見者。竟死於陣。

房孺復妻崔氏，性忌，左右婢不得濃妝高髻，月給燕脂一豆，粉一錢。有一婢新買，妝稍佳，崔怒曰：“汝好妝耶？我為汝妝！”乃令刻其眉，以青填之，燒鎖梁，灼其兩眼角，皮隨手焦卷，以朱傅之。及痂脫，瘢如妝焉。

楊虞卿為京兆尹，時市裏有三王子，力能揭巨石。遍身圖刺，體無完膚。前後合抵死數四，皆匿軍以免。一日有過，楊令五百人捕獲，閉門杖殺之。判雲：“鏨刺四支，只稱王子，何須訊問，便合當罪。”

蜀人工於刺，分明如畫。或言以黛則色鮮，成式問奴輩，言但用好墨而已。

荊州貞元中，市有鬻刺者，有印，印上簇針為眾物，狀如蟾蠩杵臼。隨人所欲一印之，刷以石墨，瘡愈後，細於隨求印。

近代妝尚靨如射月，曰黃星（一曰是）靨。靨鈿之名，蓋自吳孫和鄭夫人也。和寵夫人，嘗醉儛如意，誤傷鄧頰血流，嬌婉彌苦。命太醫合藥，醫言得白獺髓，雜玉與虎珀屑，當滅痕。和以百金購得白獺，乃合膏。虎珀太多，及差，痕不滅。左頰有赤點如意，視之更益甚妍也。諸婢欲要寵者，皆以丹青點頰而進幸焉。

今婦人面飾用花子，起自昭容上官氏所制以掩點跡。大歷已前，士大夫妻多妒悍者，婢妾小不如意輒印面，故有月點、錢點。

百姓間有面戴青誌如黥。舊言婦人在草蓐亡者，以墨點其面，不爾則不利後人。

越人習水，必鏤身以避蛇龍之患。今南中繡面猱子，蓋雕題之遺俗也。

周官，墨刑罰五百，鄭言先刻面，以墨窒之。窒墨者，使守門。《尚書刑德考》曰：“涿鹿者，鑿人顙也。黥人者，馬羈笮人面也。”鄭雲：“涿鹿、黥世，謂之刀墨之民。”

《尚書大傳》：“虞舜象刑，犯墨者皂巾。”《白虎通》：“墨者，額也。取漢法，火之勝金。”

《漢書》：“除肉刑，當黥者髡鉗為城旦舂。”

又《漢書》：“ 使王烏等窺匈奴。法，漢使不去節，不以墨黥面，不得入穹廬。王烏等去節、黥面，得入穹廬，單於愛之。 ”

晉令：奴始亡，加銅青若墨，黥兩眼；從再亡，黥兩頰上；三亡，橫黥目下，皆長一寸五分。

梁朝雜律：凡囚未斷，先刻面作“ 劫 ”字。

釋僧祗律：涅盤印者，比丘作梵王法，破肉，以孔雀膽、銅青等畫身作字及鳥獸形，名為印黥。

《天寶實錄》雲：“ 日南廄山連接，不知幾千裏，裸人所居。白民之後也。刺其腦前作花，有物如粉而紫色，畫其兩目下。去前二齒，以為美飾。 ”成式以“ 君子恥一物而不知 ”，陶貞白每云“ 一事不知，以為深恥 ”。況相定黥布當王，淫著紅花欲落，刑之墨屬，布在典冊乎？偶錄所記寄同誌，愁者一展眉頭也。

雷

安豐縣尉裴顥，士淹孫也。言玄宗嘗冬月召山人包超，令致雷聲。超對曰：“ 來日及午有雷。 ”遂令高力士監之。一夕醮式作法，及明至巳矣，天無纖翳。力士懼之。超曰：“ 將軍視南山，當有黑氣如盤矣。 ”力士望之，如其言。有頃風起，黑氣彌漫，疾雷數聲。玄宗又每令隨哥舒西征，每陣常得勝風。

貞元初，鄭州百姓王幹有膽勇，夏中作田，忽暴雨雷，因入蠶室中避雨。有頃雷電入室中，黑氣陡暗。幹遂掩戶，把鋤亂擊。聲漸小，雲氣亦斂，幹大呼，擊之不已。氣復如半床，已至如盤，豁然墜地，變成熨鬥、折刀、小折腳鐺焉。

李墉在北都，介休縣百姓送解牒，夜止晉祠宇下。夜半，有人叩門雲：“ 介休王暫借霹靂車，某日至介休收麥。 ”良久，有人應曰：“ 大王傳語，霹靂車正忙，不及借。 ”其人再三借之，遂見五六人秉燭，自廟後出，介休使者亦自門騎而入。數人共持一物如幢扛，上環綴旗幡，授與騎者曰：“ 可點領。 ”騎者即數其幡，凡十八葉，每葉有光如電起。百姓遍報鄰村，令速收麥，將有大風雨，村人悉不信，乃自收刈。至其日，百姓率

親情據高阜，候天色及午，介山上有黑雲氣如窯煙，斯須蔽天，註雨如綆。風吼雷震，凡損麥千余頃。數村以百姓為妖訟之，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親睹其推案。

成式至德坊三從伯父，少時於陽羨家，乃親故也。夜遇雷雨，每電起，光中見有人頭數十，大如栲栳。柳公權侍郎嘗見親故說，元和末，止建州山寺中。夜中，覺門外喧鬧，因潛於窗櫺中觀之。見數人運斤造雷車，如圖畫者。久之，一噫氣，忽鬥暗，其人兩目遂昏焉。

處士周洪言，寶歷中，邑客十余人，逃暑會飲。忽暴風雨，有物墜如く，兩目儿儿。眾人驚伏床下。倏忽上階，歷視眾人，俄失所在。及雨定，稍稍能起，相顧，耳悉泥矣。邑人言，向來雷震，牛戰鳥墜。邑客但覺殷殷而已。

元稹在江夏襄州買塹有莊，新起堂，上梁才畢，疾風甚雨。時莊客輸油六七甕，忽震一聲，油甕悉列於梁上，一滴不漏。其年，元卒。

貞元年中，宣州忽大雷雨，一物墜地，豬首，手足各兩指，執一赤蛇嚙之。俄頃，雲暗而失。時皆圖而傳之。

夢

魏楊元稹能解夢，廣陽王元淵夢著衰衣倚槐樹，問元稹。元稹言當得三公，退謂人曰：“死後得三公耳。槐字木傍鬼。”果為爾朱榮所殺，贈司徒。

許超夢盜羊入獄，元稹曰：“當得城陽令。”後封為城陽侯。

侯君集與承乾謀通逆，意不自安，忽夢二甲士錄至一處，見一人高冠彭髯，叱左右：“取君集威骨來！”俄有數人操屠刀，開其腦上及右臂間，各取骨一片，狀如魚尾。因囈而覺，腦臂猶痛。自是心悸力耗，至不能引一鈞弓。欲自首，不決而敗。

揚州東陵聖母廟王女道士康紫霞，自言少時夢中被人錄於一處，言天符令攝將軍巡南嶽，遂擐以金鎖甲，令騎道從千余人馬，蹀虛南去。須臾至，嶽神拜迎馬前。夢中如有處分，嶽中峰嶺溪谷，無不歷也。恍惚而返，雞鳴驚覺。自是生須數十根。

司農卿韋正貫應舉時，嘗至汝州，汝州刺史柳淩，留署軍事判官。柳嘗夢有一人呈案，中言欠柴一千七百束。因訪韋解之，韋曰：“柴，薪木也。公將此不久乎？”月余，柳疾卒。素貧，韋為部署，米麥錙帛悉前請於官數月矣，唯官中欠柴一千七百束。韋披案方省柳前夢。

道士秦霞霽，少勤香火，存想不怠。嘗夢大樹，樹忽穴，有小兒青褶髻，髮自穴而出，語秦曰：“合土尊師。”因驚覺。自是休咎之事，小兒仿佛報焉。凡五年，秦意為妖。偶以事訪於師，師遽戒勿言，此修行有功之證。因此遂絕。舊說夢不欲數占，信矣。

蜀醫咎殷言，藏氣陰多則數夢，陽壯則少夢，夢亦不復記。《周禮》有掌占夢，又“以日月星辰各占六夢”，謂日有甲乙，月有建破，星辰有居直，星有扶（一曰符）刻也。又曰：“舍萌於四方，以贈惡夢。”謂會民方相氏，四面逐送惡夢至四郊也。

漢儀，大儺侲子辭，有伯奇食夢。道門言夢者魄妖，或謂三屍所為。釋門言有四：一善惡種子，二四大偏增，三賢聖加持，四善惡徵祥。成式嘗見僧首素言之，言出《藏經》，亦未暇尋討。又言夢不可取，取則著，著則怪入。夫瞽者無夢，則知夢者習也。成式表兄盧有則，夢看擊鼓。及覺，小弟戲叩門為街鼓也。又成式姑婿裴元裕言，群從中有悅鄰女者，夢女遺二櫻桃，食之。及覺，核墜枕側。

李鉉著《李子正辯》，言至精之夢，則夢中身人可見。如劉幽求見妻，夢中身也，則知夢不可以一事推矣。愚者少夢，不獨至人，問（一云聞）之駒皂，百夕無一夢也。

秘書郎韓泉，善解夢。衛中行為中書舍人，時有故舊子弟選，投衛論屬，衛欣然許之。駁榜將出，其人忽夢乘驢蹶，墜水中，登岸而靴不濕焉。選人與韓有舊，訪之，韓被酒半戲曰：“公今選事不諧矣。據夢，衛生相負，足下不沾。”及榜出，果駁放。韓有學術，韓仆射猶子也。

威遠軍小將梅伯成，以善占夢，近有優人李伯憐遊涇州乞錢，得米百斛，及歸，令弟取之，過期不至，晝夢洗白馬，訪伯成占之。伯成佇思曰：“凡人好反語，洗白馬，瀉白米也。君所憂或有風水之虞乎？”數日，弟至，果言渭河中覆舟，一粒無余。

卜人徐道升言，江淮有王生者，榜言解夢。賈客張瞻將歸，夢炊於臼中。問王生，生言：“君歸不見妻矣，臼中炊，固無釜也。”賈客至家，妻果卒已數月，方知王生之言不誣

矣。

補闕楊子孫堇，善占夢。一人夢松生產前，一人夢棗生屋上，堇言：“松，丘壟間所植。棗字重來，重來呼魄之象。”二人俱卒。